

讀書錄



漢書門			
二	五	一	六
一	九	一	六
九	二	一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二	漢	
九	五	書	
一	九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6	
冊數	9 (7)		
函號	299	61	

共九本





讀書續

錄卷之二

薛文清公全集卷之十二

天下之

大本中也所謂萬化之本

原也草文庫

洛書以冲子孺子稱成王皆不可曉周公雖元聖豈

可以此稱其君不可解

無逸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祇懼不敢荒寧此數言皆主敬而言治天下之本

不外乎此

太極圖水火木金土五圈雖曰各具一太極其實初

無間隔渾然一理已具而五行各得其一天地萬

物皆如此

無逸書有天下者不可不斯須熟念而力行之也

裕ユク盡シユ往キ見ル各キ從テ容シ洽シ盡ス而モ盡ス益ス深シ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
上卦首止下卦巽順而無為所以成盡

為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為于事終無益

大化滔滔竟莫知所止

即太極圖觀之無極而太極者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顯微無間也蓋無極而太極冲漠無朕而萬象已具故曰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

女萬物各具太極之理故曰顯微無間也

即太極之理而言已具有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

故曰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

言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故曰顯微無間也

即太極而言已具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之象故曰體用一源也

即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言太

極之理無往不在故曰顯微無間

自理而言冲漠無朕而天地萬物之象已具故曰體

用一源自象而言即天地萬物之著而冲漠無朕

之理各在故曰顯微無間

程子又曰冲漠無朕萬象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未應而已應之理具存故不是先已應而未應之理常在故不是後

萬物統體一太極可見道之極大無外其小無內渾然無間斷處

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蓋纔有理即有象初非懸空之理與象分而為二也

微者理也顯者象也理不離象故曰一源象不外理故曰無間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謂之生則一齊生就非有片時之間斷也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以至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真精妙合氣化生男女形化生萬物竊意其物理為之主而一齊造化生就性即理也千萬世論性之根基朱子所以明程子之言也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只在氣中非氣之外懸空有太極也朱子曰此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

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

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無止滯

處

即行事之公私而可知其人矣

體用一源理包乎象顯微無間象不外乎理

微陰眇重淵至于六陰盛長知幾者當謹乎此

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是察故飯流歎而問無菑决

不能于大而謹于細也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

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于理之

正必明其理而來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

于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

而知行兩得矣

明理所以處事使明其理而不能處事則所明之理

為無用矣

事事物物皆有理就事物上明得理透徹斯可處事

物各得其當矣

明理是格物致知事理明而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事可次第用力也

天下無性外之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而性無不在

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語天天下莫能載萬物統體
一太極也語小天下莫能被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自太極之體統貫乎陰陽五行男女之用所謂體用
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用而各具夫太
極之體所謂顯微無間也

言貴乎時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在
于道則久久自然

雜言多最害正理以其與道相忘也
不雜亂多言而心自存心存而于道其庶乎

天命云者實理之源性乃天命賦與人物之實體道
即率性當然之實用教因性道體用之實而品節
之蓋中庸一書不過一誠而誠即性命之實理推
之萬事者也

體用顯微不曾間斷相離為二物

冲漠無朕之理與昭然之萬象一時俱有非先有理
而後有象也

非象則理無所寓

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地
間自有此象所謂畫前之易也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仁義禮知之性是也天道者天
理自然之本體元亨利貞之常是也性命一理也
勿忘最切于學者與道相悖者只是忘之而念不在
是也

論閑事閑言語多論義理精切之言語少歎其有得
也難矣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順理便是順天天之外無理理之外無天也

誠即性命之實非性命之外別有誠也
晉悼公即位任官各得其人所以復伯况王者能用

天下之賢使各舉職何患天下不洽乎

渾渾然理氣無窮盡無方體而天地萬物畢貫為一

切問近思最于身心有益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反之有不可曉者

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

只於文辭議論是非得失而不本於道終是淺朱子

論前輩有云

事往之非者不可拈起說

有從逆而饗福者幸也

說說所爭者真細事耳令人厭之

群居不可泛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此章有易
道存焉蓋能見幾知止也

人臣當各立于其職不可有出位之思
應事最當知幾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至言非常人所能知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主以人道使之後世則牛羊
而已矣觀此則先主之仁厚豈可及哉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故

與人未合者切不可強與之言曾子曰勝有諂笑
病于夏畦觀此則君子之所養可見

外物即身外之物也其實不足為身之重輕孔子以
不義之富貴為浮雲信然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天下雖大不能加性分之
毫末

試看千古以來溺於外物者竟亦何益于已但垂貪
不知止之名而已

未發之中大德之散化已發之和小德之川流中者
大本也和者達道也大本為體達道為用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於此可見

大德散化是萬物之一源小德川流是萬物之殊體
一源既而殊體殊體本乎一源非有二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並育指飛潛
動植而言並行指日月四時而言並育並行皆大
化之源故曰大德散化不害不悖則自大化中流
出如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不相害日月四時代
明錯行而不相悖故曰小德川流然大德散化者
小德川流之本小德川流者大德散化之分大德
散化如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源散而為千支萬派

其實皆理氣之一源達而為理氣之萬殊分而言
之各有體用之別合而言之則體用一源也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說一言而人不從便
是失言不可不謹

易曰庸言必信庸常之言人以為不緊要輕說而不
慎殊不知一言之妄即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
盛也凡事必有徵驗之實乃可言不然即妄言者
多矣

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
五倫不出乎仁義禮知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

學之樞紐也歟

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理氣混合為一元無間隔
就中細分之則陰陽五行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理氣真實不可分先後

動之前為靜靜中有太極靜之極為動動中有太極
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周子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
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

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各具此理所謂各正性命誠斯
立焉也

偶見柳菴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通書一書不外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萬事之
理與太極圖一相合無間惟細觀之可默悟其
通書一字一義皆與太極圖相合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時福善禍淫之
不當者朱子云然

四書集註下小註脚程朱外諸家固有發明集註者
而穿鑿者尤多許魯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
不獨異端為然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纔資始即

資生無須臾之先後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體春夏為誠之通秋冬為誠之復然物亦有生于秋而成于夏者亦有生于春而成于夏者亦有生于春而成于秋者亦有生于夏而成于秋者九一物始終即一物之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教人者當謹守此言與人談論亦當謹守此言

聖賢真是人不能識如程明道去聖人為不遠陳襄薦明道謂其可為風憲之職是豈足以知明道哉

通言聖弟四朱子語錄曰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冥然不動竊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是太極動而生陽乃太極之用流行者也動前即陰靜而陰靜之中乃太極之體立豈非冥然不動者乎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象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昧斯能妙象理而應萬事日用之間知最為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濂洛閩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成傳註

故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許魯齋答竇先生書中間一節議論深識，命時勢三者，蓋深于易者也。

不知時識勢而妄為，即孟子所謂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

如黃河滔滔之下流，而欲捧塊以塞之，愚之甚矣。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人情世態，曲盡而無遺言，當察受否，識微者知之。

允天地萬物有形而可見者，皆乾道變化之正性命。

誠斯立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履霜而知冰堅之必至，羸豕而知踴躍之有孚，故允事必謹于微，微不謹必至于著矣。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絀，如此方是為己之學。」有「一毫求知之心，即非為己之學矣。」

曾點言志，便是道也。者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曾點言志，便是太極陰陽五行萬物流行各得其時。

之妙

曾點言志，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天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即取之左右逢其原，語大天

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被，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之意。

觀曾點之志，雖至小之事，不可妄為，是何也以道無一不在也。

天理流行，即陰陽動靜，而太極無不在理，雖不雜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也。

元亨利貞之流行，即天理之流行，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欠缺，所謂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可以心悟，不可以目覩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之流行，即天理之流行也。

體，即微顯，即用體用一源，先言體而用在其中，顯微無間，先言用而體不能外。

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故決小入之道，貴乎不係私愛，雖若與合而終能，不露形迹，以決之也。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古之聖人不語人以未及

言實未易聽必允迪厥德然後謨明弼諧

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太本大原語人觀論

語問答處可見

姤之時義大矣哉朱子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待入當宏而有節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

神無方而易無體就太極圖亦可見太極或在陰中

又在陽中或在陽中又在陰中此神無方也或在

陰又在陽或為陽又為陰此易無體也究而言之

陰陽之易無體太極之神無方氣與理蓋未嘗也

程子萃彖傳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聚則

為有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萬物死生之

理如此而已矣

張子曰一故神即神無方曰兩故化即易無體

大抵少能省己之失惟欲尋人之失是所謂不攻己

之惡而攻人之惡大異乎聖人之教矣

不能深識事幾長為而中實亦可耻也

聖人最惡許人之陰私

物我彼此渾然一理但所得之分各殊耳

程子所謂豁然有覺處覺者悟此理精粗本末渾然

一致也

程子曰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

不相知者雖終日同處亦不知也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無妄主于人庶幾不失所守

游程朱之門者得其傳者有其人與

為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朱子所謂知其性之所

有而全之也

體用一源即體而用已具顯微無間即用而體不外

雷二月發聲八月收聲者氣之動靜也

人不謀諸已而強為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言日用

間此等甚多人以為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

責無小大也謹之

日用間纖毫事皆當省察謹慎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貢以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

聞若開口即論天命性與天道聽者果能入乎

四書滿天下聖經賢傳妙旨無窮讀者果能真知其

理而實踐之乎

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則所就之事業卑陋可知
日用體認仁義禮知之性于所存所散之際最是為
學之切要

實氣實理充塞而無窮盡流行而無止息
大無外小無內一實理實氣貫之

春而大始夏而亨通秋而利遂冬而貞固一實氣實
理貫通流行如循環之無端

天地人物之理渾合而無間但其中自有條理所謂
理一而分殊也

知道則言自簡是何也以非道不敢言也

句句着實不脫空方是謹言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信哉斯言

信口亂談者無操存省察之功也

謹言是為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不能
謹言則句句是虛談言是實理則能實其行矣言
是虛談則必不能踐其言矣

信口亂談妄道真猶病風狂而不自覺也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力
行之難如此而亦不可不勉也

行仁義謂之道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道德仁義

名雖殊而理則一也

道德仁義禮知一理也老子乃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分道德仁義禮為五也

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人臣事君賞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謹

不知道即不知所行之是非

三才雖各一太極合而言之地與人之元亨利貞即

天之元亨利貞是三才各一太極又總是一太極也

朱子曰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于天矣然則欲免獲

罪于天必須事事取為合理即順乎天而無事于

禱矣

逆理而獲罪于天不特禱于輿竈而不能免雖禱于

天亦無益也

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聖賢

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

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

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斯須不可不近正人斯須不可不行正道
五經之後大學論孟中庸程朱易傳義詩傳四書集
註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
中庸三十二章言至誠三十一章言至聖三十二章
又言至誠三章之意融而會之可合于一二十二
章言至誠盡己之性即三十一章至聖盡仁義禮
知之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即三十二章立天
下
大本之事其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即三十一章

洋溢施及中國變貊之事即三十二章經綸大經
之事其曰贊化育與天地參即三十一章配天之
事三十二章知天地化育之事究而意之一誠而已
夏月暑氣鬱蒸萬物發生暢茂
邪說異端斯須不可近為害至大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
學此者即非正學也
四書頃刻不可不讀
大要當洗滌盡此心之欲有一毫之欲未盡即本體
蔽昧而用失其當矣

心性為天下之大本。沈涵養純一寧靜則萬事由此
而出者皆天理之公矣。

心如水之源源清則流清心正則事正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先靜中涵養之功

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周子通書誠幾德章幾字兼善幾惡幾而言聖章誠

神幾此幾字專以善幾而言

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

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此介字似周子幾字中庸示

一人靜存動察功已密矣周子又發出動靜之間幾

字教人于此用力又功之至密至密者也

靜坐洗心殊覺快愜

易中幾字乃周子幾字取自出

一切外物皆不可思思之又未必得得之又無所益

不若專思義理至於久而精明純熟則可以馴達

天道矣

用力于曲學之差矻矻終身而無所得

韓文所以高于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為之也先

儒循謂其先學文失進為之序况為文不本于六

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自勝者強克己最為難事不可不勉

周子曰果而確克己之功當如是

晏安之私最難克

晏安鴆毒此言當深省

體用一源者即源而流在其中顯微無間者即流而

源不外是

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命即天之元亨利貞賦于人

為明德仁義禮知也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

至善即明德之極處非明德之外別有一理為至也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唐虞三代

以下漢唐宋之君有如是之德者乎無如是之德

歎其行二帝三主之道難矣

朱子曰其體則謂之易這只是陰陽動靜剛柔闔闢

消長不着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是一

字便了然則易之為義于是可識矣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日用而不知凡民也不獨凡民

為然恐讀書而不明理者亦然

佛老之教初無齋蕪之說齋蕪皆起于後世梁武道

君之事可驗矣

宋之時不惑于異端者無幾雖名士公卿亦陷溺其中道之難明也如此夫
異端邪誕妖妄之說惑世誣民充塞仁義為害不可勝言自古如此
絜矩是恕心
鬼神是二氣之靈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鬼神是二氣實然之理鬼神合
全體呈露是元亨利貞妙用顯行是春夏秋冬全體呈露是仁義禮知妙用顯行是惻隱羞惡辭讓
理氣為一而言

是非

五氣布四時行即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躍之機舉萬物皆然
思齊一詩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以遠想前王之盛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是非苟雜于堂下衆人之中則亦不能辨矣此先賢之成說有感而書于此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為政之道
太極十箇圈總是一箇而二氣五行男女萬物之外無太極也

太極圖男女各一太極萬物各一太極又皆各有陰陽之氣涵太極非有理而無氣也

觀日影之漸移即造化之密移可知矣

謂之道謂之器謂之變謂之通謂之事業名雖殊而其為道則一也

其為道則一也

即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

于其中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

之象而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即孟子中公孫丑所謂顏子

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理顏子亦有

蓋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四德之體段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維天之命于穆不已即乾之四德流行而不息也

程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人道廢則是今

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觀程

子之言其所感者深矣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子

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即川流不

息之意其要在謹獨子誦此詩深有警于心

乾有元亨利貞坤亦有元亨利貞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乃順承_テ天_ノ坤_ノ之元也坤厚載物德合_ニ無疆含弘
 光大品物咸亨_ニ坤_ノ之亨也牝馬地類行_ニ地_ノ無疆柔
 順利貞君子攸_テ行_ニ坤_ノ之利貞也人之仁義禮知人
 之元亨利貞也三極之道本_ニ一極也
 伊傅告君_ニ之辭曰德曰仁曰誠曰敬曰明命曰一曰
 道皆歸於_ニ人君_ノ之一心_ニ大臣_ノ正君_ノ之職於是可見
 帝主_ノ之治皆本_ニ于道德_ニ而禮樂刑政乃為_ニ治_ノ之具
 帝主為_ニ治_ノ之本在_ニ德_ニ其次莫_ニ先_ニ于用賢才_ニ脩_ニ治法_ニ治
 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義即是天命君子行義所以立命也

術數之學專以窮通壽夭為命常人信其說而不脩
 在_ニ己_ノ之義惑_ニ之甚矣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元亨利貞也
 動者元亨誠之通靜者利貞誠之復天命之流行
 是即太極之流行太極天命其理則一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
 行不已即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所
 謂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天道天德天命天理一也

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學之精有康節道學

之純有程朱

程朱在當時知者甚少

程朱立朝時人多欲輩行之正如安童之論許魯齋

程朱接孟氏之統有功于萬世

程朱之道萬世之後必有追崇盛于前時者

程朱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之下

程朱傳註少有用心于其間者

真知力行元有許魯齋

程朱之書得其門者鮮矣

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道

濂洛關閩數君子雖所學成就不同要皆有太功于

聖門者也

尊程朱之學者許文正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于太極圖見之

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亂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亦猶

陰不生于陰而生于陽陽不生于陽而生于陰治

亂相根之理微矣

觀陰陽之互根見治亂之相根

一言之失喪邦邦未必喪也而喪邦之原基于此

一事之失而喪邦邦未必遽喪也而喪邦之幾在于

此非識微之君子孰能知之
 天人禍福相應之幾至微而不爽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脩辭以立其誠必慎無一言
 妄發則可學道尚信口亂談而資笑譁其違道遠
 矣笑譁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
 要專一心要專一
 或者謂以漢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佐之可以成三代禮樂之治竊謂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果有祗德檢身反身自治純亦不已如禹湯文武之德不然雖有大儒佐之亦不能成禮樂之治也

中庸篇末八引詩功夫極其精密義理極其深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孔子多教人學詩觀中庸大學引詩居多則其有得于詩者深矣
 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昔聽者耳
 無限量無空缺無間斷無窮盡大莫大于此理故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大以包小小以分大一以貫之
 有四大而道包之
 理直是難言而言亦人未之信

好仁者無以尚之純是天理

克己為仁孔門有顏子
汨溺于聲利之中而不覺何道之敢言言之適足以
為口耳之末耳

程子所謂醉生夢死真不為虛語
孟氏統絕漢唐間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能言道
之用耳

道至濂洛閔閻而明今其書雖存吾不知道之要在何
抑之詩相在爾室至不可度思五句苟能行之可
以至天德

無極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無極太極非有離乎
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是
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也五行雖各具一太
極而五行各有其氣是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
氣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是理氣相合
而無間也男女各具一太極而男女各有陰陽是
理又未嘗離乎氣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皆
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是則萬物男女五
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初無精粗本
末之間則理氣不相離者可見矣

理氣豈可圖而周子圖之非超然有淖于圖之表者
不能知程子終身不以示人者其意微矣
蠢然動之氣人皆知之粹然動之理則知者鮮矣
一是窅然不動貫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是天下
之大本貫是天下之達道一是二本貫是萬殊
在下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
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
道即理也聖人一心之理通乎萬事之理體用之
誠為萬理之樞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易者陰陽也充滿天地流行古今無一物之不體無

一息之有間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陰陽之謂也大傳曰易無體
言或為陰或為陽無一定之體也
性為萬理之樞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乃接物之要
心之理即仁也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即仁在內為
主日月至焉者心在外即仁在外為賓
或以宅喻仁謂心在仁之內為主心在仁之外為賓
嘗考程子有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仁也以此觀
之則心與仁未嘗相離若謂心在仁之內心在仁

之外是分心與仁相離為三矣且曰心在仁之外則其在內之仁又孰為之主是有無心之仁也恐其說有未盡竊意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即仁在內為主日月至焉者或一日心與仁在內或一月心與仁在內是心與仁在外之時多為賓未知是

否姑書以俟來世無物不有道之大充塞天地無時不然道之又貫徹古今

太極圖明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通書明一理陰陽五行散為萬事表裏相合者如此

讀通書筆錄

聽人之談即知其是非邪正所謂知言知人也

誠上第一誠者聖人之本即圖之太極陰陽五行之謂

誠下誠即圖之太極五常即圖之五行之性靜無動有即圖之太極在陰陽也

誠幾德第三誠即圖之太極幾即圖之陰陽動靜之間仁義禮知信之德即圖之五行之性也

聖第四寂然不動之誠即圖之太極在靜中感而遂通之神即圖之太極在動中幾即圖之陰陽動

靜之間也

慎動第五曰道曰德即圖之五行之性也

道第六聖人之道仁義中正即圖之中正仁義也

師第七性者剛柔善惡即太極陰陽五行之內氣

質之性也中則本然之性也

幸第八有耻即圖之義也

思第九無思思通幾動即誠神幾即圖之太極在

陰陽中與陰陽動靜之間也

志學第十伊尹顏子所志所學即圖之太極也

順化第十一陽生之仁陰成之義即圖之陰陽仁

義也

治第十二仁義禮知動靜言貌視聽即圖之五行

陰陽五行之事也

禮樂第十三禮樂即圖之陰陽也

務實第十四實勝善也善即圖之太極也

愛敬第十五其曰善即圖之太極純粹至善之理

動靜第十六動靜即圖之陰陽神即圖之太極也

樂上中下第十七十八十九其曰樂即圖之動靜

聖學第二十其曰一即圖之太極其曰靜虛動直

即圖之陰陽其曰明通公溥即圖之五行也

公明第二十一其曰公曰明即圖之太極誠而明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曰乾曰微即圖之陽明陰晦靈
即圖之太極剛柔善惡五十二一本即圖之陰陽五
行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顏子之樂即全乎圖之太極也
師友第二十四二十五其曰道曰德曰義皆圖
之太極也
過第二十六過者違乎圖之太極也
勢二十七勢之輕重即圖之陰陽迭運相勝者也
文辭第二十八載道之文道即圖之太極因辭以

明理者也

聖蘊第二十九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即圖之太極無聲無臭而為造化之樞紐
品彙之根抵也聖人之蘊即圖之太極也
精蘊第三十精即圖之太極至精之理蘊即圖之
太極至廣之業也
乾損益動三十一乾乾不息之誠即圖之太極於
穆不已之實理也損益動所以求至此實理也
家人睽無妄第三十二曰端本曰誠心曰善皆圖
之太極也睽天地睽而其事同同即圖之太極也

復則無妄即太極也

陋第三十四曰道曰德皆圖之太極也文辭之陋不本于太極者也

擬議第三十五至誠動變化即圖之太極陰陽也刑第三十六春即圖之陽秋即圖之陰也

公第三十七天地至公即圖之太極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其曰王道即圖之太極其曰王法即圖之太極見於脩道之教也

孔子下第三十九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孔子即圖之太極五行也

蒙良第四十時中即圖之中良止即圖之主靜也

竊嘗觀之太極圖不過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通書亦不過明一理陰陽五行性散為萬事故

通書一字一義皆與圖意相合愚雖融會旁通不能詳舉其說而大畧則庶幾其萬一姑筆錄于卷

以俟後之君子薛瑄謹識

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即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達道也其止與默是靜處即窅然不動天下之本也

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即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知信散而為萬善當于聖人作止語默之間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知信無不了然于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為聖矣

于人無憎惡之私惟公好惡而行之費而隱即顯微無間

民咸用之謂之神但人由之而不知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朱子曰不與猶不相關言不以位為樂也蓋舜禹德冠人群雖處富貴之極而漠然無所動其心况肯窮後極歎以位為樂乎宜乎夫子以巍巍稱之其高也可見矣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久處樂朱子曰久樂必淫蓋不仁者失其本心為富貴所動窮後極歎無所不至

正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相反，聖人則超出萬物之上，不仁者則陷于物欲之中，聖人則役物，不仁者則役于物。此正天理，今散之所由分也。學者不可不察。

但為外物所動者，便被他壓得低了。巍巍乎，高出萬物之表者，其惟舜禹乎。

聖人不以天官私非其人，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彰。我

聖人首出庶物，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河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故太極圖水根于陽，火根

於陰。

聖人之治天下，仁心仁政，本末具舉。

聖人子民之心，無時而忘。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

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

也。愚竊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

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

謂太極也。

惡非有意之私，而合乎天理之公，即所謂惟仁者能

惡人也。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

理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

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

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

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

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默而

默止在默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

得其時乃止之義也苟當動不動非止也當靜不

靜非止也與夫行止語默各失其當止之時皆非

止也蓋止無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

止之為義得矣止在人無須臾之可離當識其時

之所當止者止之止之為義廣大無所不包大而

人倫綱常之道細而語默動靜之間止得其止則

為天理止失其止則為人欲矣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

之為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即

人欲之私矣

止當內外動靜交致其力靜而心不止于天理非止也動而事不止于天理非止也天理者仁義禮知信而已

萬事所以不治者失其所當止也萬事各止其止則天下治矣

止則心定理明

止則順理而無事

止則靜一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雜暗

非禮勿視視必合禮視得其止也非禮勿聽聽必合

禮聽得其止也非禮勿言言必合禮言得其止也

非禮勿動動必合禮動得其止也視聽言動皆得其止則人欲盡而天理全矣

人心失其動靜之時者皆不得其止也

止則物各付物自無紛擾之患

止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朱子所謂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即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蓋中也仁也動也正也

義也靜也仁義中正動靜周旋而常主夫靜則動靜各止其所矣

及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動靜各止

於理而不知有人也

伊川良傳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為無咎先儒言只說得靜之止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知行貴乎兼也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語意與鬼神體物而不遺之體同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物一太極陰陽也

大哉乾元元即太極之動亨利貞皆太極之流行也易有變易交易兩義變易之易陰陽晝夜流行是也交易之易天地上下四方對峙是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即太極也

太極即性也即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誠命性理太極道名雖殊實一理也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分而言之自其出于天者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于人者謂之性仁

義禮知是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仁義禮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

禮知之性于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知之

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于心故張子曰心統性

